

艾青除了写诗，还写过各类文章。他是第一位强调诗歌散文美的诗人。他主张将诗歌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格中摆脱出来，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中国青年出版社

艾青说

诗意人生

艾青



艾
青
著



大家文库
中国青年出版社

艾青说· 诗意人生

艾青著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青说诗意人生/艾青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7992-9

I. 艾... II. 艾...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8452号

著作者 艾 青

选编者 艾 丹

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

责任编辑 熊耀冬

封面设计 康 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营销部 010-64010813 84027892

直销部 010-64057586

编辑部 010-84015592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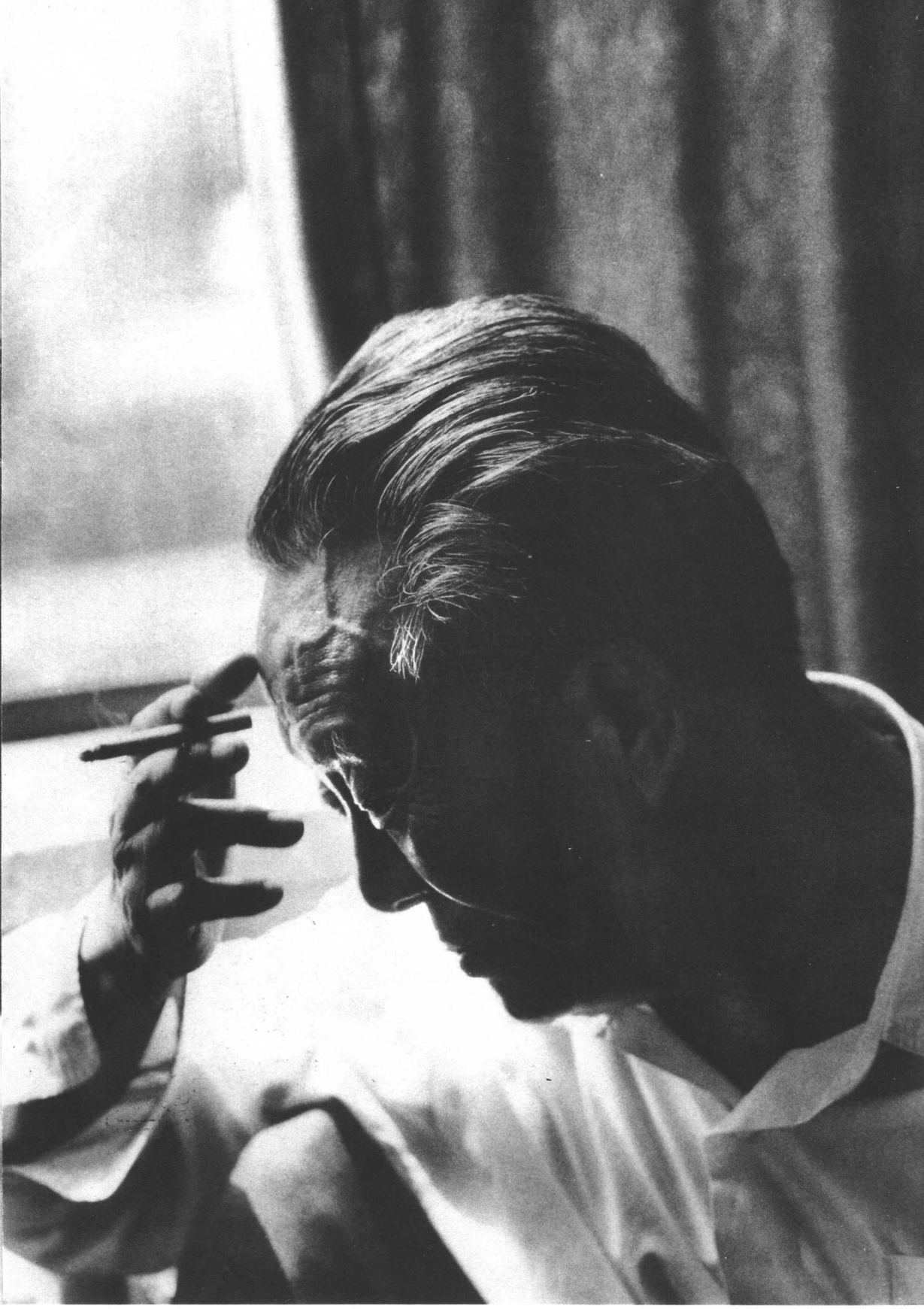
印次 2007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06-7992-9

定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001 我曾经喜欢(代序)

第一部 行旅人生

- 006 忆杭州
009 西行
012 乡居
015 夏日书简
018 埋
021 炸后
025 走向胜利——从延安到张家口
066 怀念天山

第二部 友情人生

- 070 往事·沉船·友谊——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073 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081 忆白石老人
087 望舒的诗
094 思念胡风和田间

第三部 诗画人生

- 100 诗的散文美
102 诗与宣传
106 为了胜利
112 坪上散步——关于作者、作品及其他
116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119 诗与感情
125 和诗歌爱好者谈诗
139 关于叶赛宁

146 谈中国画

152 诗论

191 诗人论

第四部 寓言人生

206 画鸟的猎人

208 偶像的话

209 养花人的梦

211 蝉的歌

第五部 自述人生

214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229 我怎样写诗的

235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241 我的创作生涯

251 编后记

目 录

我曾经喜欢(代序)

我小的时候，喜欢到附近的小河边去拣晶莹的小石块，玲珑剔透的小石块。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美术，我曾经学习绘画。

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上海被捕，不能再从事绘画了，我就以写诗来抒发我的情怀。从此，我和诗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直到今天。

我以诗反映我所生活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大量有关抗战的作品：《向太阳》、《火把》、《雪里钻》、《反法西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我写了大量歌颂劳动英雄的诗；解放后，我写了《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黑鳗》；十年动乱之后，我写了大量控诉“四人帮”罪恶的诗。

我把我的心血都浇灌在诗的创作上。

但是，人各有癖好。

我喜欢收集小工艺品，包括各国的小玩意儿：中国的橄榄核雕的小船，日本的象牙雕的花生……

我喜欢葫芦，惊叹大自然的创造，收集各种类型的葫芦：双腰的、长柄的、圆形的、八角的、大的、小的。我曾经买到一个小葫芦，只有豌豆那么大的，双腰的小葫芦，据说是清朝的小葫芦。可惜被一个朋友给掰断了。

我喜欢海螺，收集了不少的海螺，大的像皇冠，小的像珍珠，黄的像玛瑙，绿的像翡翠。我常常为了想购买一个海螺，往返几次，徘徊在商摊旁边。

一九五四年，我到南美洲，在聂鲁达的别墅里看见了他所收集的上千上万的海螺，我真羡慕啊！

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同诗人们到海南岛,在海边拾海贝。一个海浪扑来,推上来几个小海贝,海浪退了,我马上跑去拣,不料又一个海浪扑来,把我的衣服打湿了,我曾大声地叫嚷:“海浪打了我一巴掌!”但我是高兴的。等大家都休息了,我把拣来的海贝冲洗得干干净净,摊在桌子上欣赏,然后用手绢包起来。

我曾写了一首《拣贝》:

大海的馈赠

是无穷的

阳光下到处是

俯身可取的欢欣

海滩上的天真

浪花里的笑声

我喜欢椰子壳,我常到水果铺去挑选各种椰子,回来用刀斧劈去它的外皮,把内壳细心加工,制成各式各样的盒子。上海画家唐云很赞赏,并且要了一个作为纪念。

我记得五十年代,我曾在印度展览会上买了一个孪生的连体的大椰子壳的半边。我随身带了它很久,现在已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

我喜欢核桃壳,挑选了特别大的、特别小的、形状奇怪的核桃壳。

在哈尔滨省委招待所的院子里,有许多棵很大的山核桃树,我在那里时,正当核桃成熟了,大风一吹,纷纷掉下来。我每天去拾,搓去外皮,洗了晾干。我拾了一筐,我就是喜欢它们。

我也写了一首《山核桃》:

一个个像是铜铸的

上面刻满了甲骨文
也像是黄杨木的雕刻
玲珑剔透、变化无穷
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
还是风雨雷电的檄文

我也喜欢化石。我搜集了远古的小动物的化石：鱼化石、蚌壳化石、螃蟹化石，我现在还保存了一个鸵鸟蛋的化石。

我喜欢这些东西，常常废寝忘餐。格言说：“玩物丧志。”我也的确为它们消耗了时间。

但是，它们转移了我的过于疲劳的思维活动，使我的脑子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大自然是慷慨的。所有这些就是它的馈赠，它的施舍。我从这些东西得到了美的享受，因之，我也更爱生活。

第一部 行旅人生

忆杭州

九年前的这些日子——

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行于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嫌避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

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的,浮动水蒸气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

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温热是什么呢?

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

我曾徘徊于桥头,曾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

就在那时,我开始读了屠格涅夫,而且也爱上了屠格涅夫。

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我如今依然很清楚的记忆到,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落下了冰冷的眼泪。

杭州是可咒诅的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了杭州。想起它时,只是充满了懊丧与埋怨。

大海的浪,冲去了我心中的那种结郁,旅行给我以对于世俗的忘怀。

我所住的不再是那中世纪式的城市:机械与人群的永不休止的呼嚷,使我忘却了孤独,生活影响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审美的观念,我开始使自己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我能用鲜明的对照的彩色来涂抹我的画册了。

几年后,我曾几度在旅行中经过杭州,每次经过时,也不知由于畏惧呢还是由于憎厌,心底里像有一种隐微的声音催促着我:“不要停留呵,不要停留呵……”就像我是从它那里逃亡了似的。

今年九月,我又在杭州住下了。

它仍是使我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

我仍是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

西湖没有什么变化——迷蒙,飘忽,柔软。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

战争并不曾惊动他们,他们——杭州的市民,有多少曾为民族的命运顾虑过呢?

我的绘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西湖,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

十一月,敌人已从金山卫登陆,杭州在军事上已极重要,但除了单纯的军事的调防之外,负责当局仍不曾在民众运动上开放过——一个人的地位与荣禄使他们忘却了整个民族的厄运。

最后,我教书的学校,没有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就借了盘费,离开杭州。

不久,听说杭州的居民已逃走,省政府与省党部都早已迁至金华,而那在临走前两天还劝人们“高枕而卧”的《东南日报》,也改在金华出版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上遇见了一个背了包袱的警察,他说是从杭州逃出来的——他走时,城里已三四里路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那时,敌军还不曾攻嘉兴。

今天,我在想念着杭州……

我不能违心的说我爱杭州，它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挤满了偏窄的、自私的市民，与自满的卑俗的小职员，以及惯于谄媚的小官僚，和专事奉迎的文化人，他们常以为自己生活在无比的幸福里，就像母亲似的安谧。在他们，从不曾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祸患，真实的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恐怖着灾难，但他们不会反抗，而且也不想反抗，最后，他们逃跑了——却仍旧不曾放弃掉偏窄，自私，自满，谄媚与奉迎；所放弃的是农人们给他们耕植的土地，和工人们给他们建筑在土地上的房屋。

今天，敌人已迫近了杭州，明天或后天，我们的英勇士兵，将以温热的血与肉，作着保卫杭州的防御战了。

杭州，从来迷漫着和平的烟雾的西湖，将要迷漫着战争的烟火了。

或许，敌人的残暴的脚步，很快就踏遍了整个的杭州；或许，敌人的兽性会把西湖的一切摧毁；或许，西湖的血会染成紫红的颜色……

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杭州欣喜，因它愈为怯懦的、无耻的人们所弃，却愈为英勇的、坚强的战士们所爱，它将在敌人与我们间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

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我以安慰自己的心情，默诵着这为我最近所爱的话：“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 行

金华车站。早上八九点钟。

我追上一个车站里的办事员：“先生，几点钟有车到南昌？”

“十二点。”他并不停止走路，也不把头朝向我。

我们继续等。

在月台的旁边，还是停着那早已到站了的列车，里面挤满了伤兵，难民，行李。

据说，我们就要等这车开走了之后，另外的车来了才可以上车。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先生，到南昌的车还不卖票吗？”我又追上了另一个办事员。

“不卖票，有车，挤上去就是了。”声音是很低的。

车站里，很多伤兵睡在铺了一层稻草的地上。

有几个用稻草燃起了火，伸手取暖。

墙上贴了一些路工团体的标语、漫画。在走进月台的门口那儿，贴了一份《浙闽赣边为共产党员来归告民众书》。

妹跑来，说在挤满了人的那排列车的那面，还有一排列车，很多人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屈着身子走过去。

我们也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走过去。

一排列车停着，从每个车窗看去里面都挤满了人。这也是到南昌的车。

我们挤上去。

在厨房车的过道间用铺盖和皮箱安排了我们的座位。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我旁边站的是一个伤兵，他是从前线归来的，我们谈上了——谈话的中心是后方的民众运动的欠缺。他时常摇着头，叹着气，阴郁的眼射出灰暗的光，凝视着车窗外。

“昨天，我在这里（金华）看见一个伤兵在街上卖他的仅有的一条军用毯——他是已饿了两天了。后来，我给了他两毛钱。”

“到处的伤兵医院都说人满，拒绝收容。”

摇头，叹气，失望的眼。

夜了，车还是停着。

在黑暗中，只看见火车头在轨道上徐徐地，来回地驰行着。强烈的灯光扫射着车站附近的景物。汽笛尖锐的嘶叫冲破这黑夜的静寂——真的，我会极度的为这现代的生物所感动，而且爱上了它。

九点多钟时，车终于开了。

车厢里没有一点灯光，很静。间或有小孩的哭声。也很快就被母亲们的催眠声音带走了。

我看着车窗的外面。

机头的灯光照耀着轨道两旁的原野。我这黑夜里的乘车者，很安然地让自己内心的波动随着这铁轮的转轧的有节律的声音展开我的思绪，我是如此的坚定：这披示给我的漫长的行程和广大的中国的土地，都使我有做一个中国人的强烈的欢喜与骄傲。

黑夜甚至带给我一种宗教的情感，纯朴地愿望着祖国能早日从少数人的自私与顽固的枷锁里解脱，明日的自由的天国，不就在我们的前面了么。

夜行的列车，愿你加速驰行吧。

醒来时，感到寒冷，知道天快要亮了。

在晨曦中，三四个六七岁的小孩唱着“打回老家去”。

歌声里，传出了中国的悲哀与对于解放的遥远的呼叫。这歌声，给我在我的眼前描出了一幅在冰天雪地中的东北义勇军行军的美丽的图画。

到玉山时，天已完全亮了。

当车离开玉山时，我就留心着要发现“碉堡”——昨日的，我们民族的不

幸的疮痕。

看吧，那土红色的岩石砌成的“碉堡”，对它们除掉古旧的凭吊的感情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历史带给人们的常是对于已往的罪行的宽恕么？

有些“碉堡”上，依然还留有“剿匪安民”、“土匪不减，民众不安”等标语，倒是可哀的古迹呢！

车至南昌，已是夜间十时左右了。

出车站时，路警强索车票。

争执的结果，补半票（他得钱，我们不要票）。我们一共六人，我就眼见他把二十四块钱的纸币放进了裤袋里去。